宮部宮爲啓元屬朝廷及入此部

水部員外郎趙璘撰

玄宗柳婕妤余之姑也

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与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閨中賢族柳氏乃尚書右丞範之女睦州刺史齊物之妹也

柳氏內眷奕葉貴盛而人物盡高慶與文城郡公皆北史有傳睦州刺史諱齊物尚書右丞之子名丞諱範國史有傳少而俊邁風格特異能為江南折柱書生詠調精絕見媚於時自周隋已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倡嬌陳者姿藝俱美

為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訝之悅為嬌陳曰第有錦帳三十即奉事終身盖將以斯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錦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嘗聞嬌陳名訪之及召入宮漳江稱疴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聽其歸因語曰我聞柳家多賢[illegible]可以稱內職者何言之嬌曰納之立嬪妤生延王及一公主焉睦州君閨門士行為官政績載於家傳玄宗詔太清宮有龍見於蕭宗在春宮嘗與諸王遊玄宗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殿之東梁玄宗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頻在何處曰在東上揖之

[illegible]曰真我兒也

安祿山入覲肅宗屢言其不法之狀玄宗無言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玄宗密謂太子曰吾非不鞫但此胡無尾汝姑置之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矣假官戲其緑衣秉笏者謂之參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使弄樂工是日遂為假官之長而謂椿者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黑寃又豈忍使其妻与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竊為不可上亦

惻愴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郝晟之母）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
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涇事皆云自古
無人臣祭皇后之像汾陽曰此事須浮柳侍御裁之
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奉使
在京即以書急召之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召侍
御為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
緣人情令公勲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國姻戚自令公
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艸祭文
其宮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叙特恩許致
祭之意辭簡理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列於左（大如二字）
維年月朔日駙馬都尉郭曖父謹內（闕）河東副元帥司
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
傳潚敢昭告于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
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貴成陰教載崇
史策式播謳謠奄違聖日工儀靈界遐通殯宮闈
哀慕在辛忝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
戚光榮宗族戚戴今圖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方
鎮不獲陪臣行宮瞻望霊駕不勝摧慕伏荷皇恩眷
以國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
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壯牢庶羞之奠尚饗
代宗以郭尚父（高熹連姻帝室呼為大臣而不名每
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保戚尚父二處姬或云
夫人及
李夫人
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怨怒不

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一姬怨未解歌未發遷引滿置觴于席曰酒盡不頭歌郭曖嘗与羣平公主琴瑟不調曖蠲公主倚乃父為天子也我父嫗天子不作質調別有呼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嫗天子不作使不嫗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沾衣曖小兒女子圍巿之言尚父杖曖數十而已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讓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德宗初嗣位深尚禮法詠闇中召韓王食焉閹豎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宮姑餘稍過上見之

極不悅異日如禮仍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白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鴈必集樓上鄰隨駕者鴈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爾今見羣鴈集又覺景象究如昔日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勅盡收此輩卻係教坊李尉之為榮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臣曰德宗嘗暮秋獵於苑中尹所擢用後為郡守

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稱欲遲遷一月何如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孫盲心聖人能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萬方編之于令李相程初為學士獨不署名異狀泰曰陛謹按月令十月嫁娶用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仍止由是吉甫不協憲宗朝彰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余伯父自監察重行浙東觀察判官特授高陵縣令裴尚書武亦鄜坊監察宰相楊元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花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illegible]我近為汝棟得一長官好否伯父謝修貢元三年進士及第前年制策登科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遠為惡地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地爾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裴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處我切劇遂改授連州

憲宗知權文公甚真後掌禮知鹽鐵福建院職滿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群救之云是德輿族子上曰德輿必不合有子弟犯贓若德輿在自犯贓朕且不赦況其宗從也及知其母年高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文宗將有事南郊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

豈合觀此事右君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祗候上司
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即与賞物令去又嘗
觀爾寫優人稱歎大好上曰雖既好便賜汝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鎖有待詔先欲賜者本司以
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且待別日
文宗欲以韋宣州溫為翰林學士常以先文遺命慰
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联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
用韋溫聲色俱厲户部崔侍郎纂進曰聿溫稟其文
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
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況能稟亂
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不可輕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時有正搭僧覆險若事挼搭拗一柱傾都奔迸
皆以為神上聞之曰此搭固由人工所成當時匠者
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遣
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学伯
玉亦應多呼陳伯玉
武宗時李崖州嘗面奏處士王龜志業堪為諫官上
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當是山野
之人王龜父大僚安得居山野豈不自合有官李無
以對又將賜杜悰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數目其衫
色未奏進看上久之言曰我不可賜其白衫年小未
有官又難假其服色但賜諸衣無衫可也
宣宗朝兩省官對上曰鄉等皆朕諫臣切須各務公

道但無私黨所論事必与卿行若苟近私雖直無益

時余任補闕在外

大中七年冬詔来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璋時為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玩日伏以新正大慶萬國来朝華夷顒觀盛儀之内頻歲不登自冬已来降雪極少尚須祈禱方輸聖慈臣見去歲之初權御宣政從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簡禮會人心為便伏乞且權此例停御含元待臣豐年却依舊典所冀稽徧萬壽不爾元會之儀礼酌一時蓋表聖明之美臣忝諫列合陳管見疏奏之明日延英閣上謂宰臣曰有諫官論奏元日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須罷否宰臣魏公奏曰元年大慶正殿稱賀亦是常儀況當無事之時陛下肆觀百辟朝廷盛禮不可廢缺上曰近華州奏光火賊却不却縣又闕輔以無雨雪皆朕之憂為罪豈謂之無事須与他罷假如權御宣政亦何不可也宰臣奏詔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陽當虧遂罷之其後宰相因奏對以遺補多闕請更除八人上曰諫官但要職業脩舉亦豈在多只如張道符斗筲趙璘輩三數人豈矣使朕闕而未聞

商部商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已上皆入此部

○郭汾陽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因列以令公勳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寮屬曰自艱難已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衆無不以是以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屬官不過是所請不當聖上恩之親舉不以武臣待子儀諸以可以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

○王在河中禁無故交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逐諸子泣告於王言虞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吁歎者數四衆皆不曉徐

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
父之都慮候而惜母之阿妳視此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挍君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時
有高堂之慶王每因事中夫讌常戚左右曰柳侍御
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趙夫人扱與丞外旅趙氏事具家傳王
降堦与僚屬等立候到棚而退常謂柳君曰子儀早
親戎事不盡奉養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寵踰分雖
為賛威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曰若太夫人
許降顧子儀之家使南陽夫人已下執爨子儀自捧
饌具供養旦矣而趙夫人以清素自居終不泄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崇拯公家陳設器用無不精
備至於宴犒之事未嘗刻薄而居常奉身過於儉素
中外婚嫁無日無之凡是禮物皆經神慮公与其宗
妹太子太傅綱俱住招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
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
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其
門內居台席者多矣
韓僕射皐為京兆尹常相貫之以畿尉邏事及韋公
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候申
故吏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
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公名公但慚
蹙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
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唐

与李庶人錡不協後公在鄂州錡夢萬歲樓上掛水
因自解曰水者寒也豈韓皋來代我乎意
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爲自黃門來三世傳執
一勞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慢授於僕人之手歸則躬
置在卧内一櫛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
類宏詞登科鎮荆南又奏爲從事杜公入相昭公沒
掌送至杜出鎮西川奏宗相申錫爲從事數年杜
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邕州又奏宗以宰相被誣請佐開州
又數年昭公始薨公亢
歸爲尚書唯不歷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任年八十
文薨其間未嘗遇重疾
僉素壽考爲中朝之首焉

柳僕射元公家行爲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継親薛太
夫人左右僕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
輩常惕惧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恂々
如小子弟敢睥睨内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
而存立優泰者不知其數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
經境内人不知之族子應親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
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同
者便坐新宅殊不若旧舘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
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
孫立痲痲兒女託公及
簞刀尺微物悉手自検親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
繼外族薛氏前後与舅能

熙継蜀葦同時為觀察使妻又歸僕射同時居大僚
未嘗以爵位職忤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
生相継為公相浮人之盛時論居多
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為相蕃南
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
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耳從弟皆
第九珏亦繇之近世諸族罕有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時人謂
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不聞
第為蕃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愚笑
今日席而箇嗤頭總是李益

大僚睦親敦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
馮柳卿元公近日李相國武都公宗閔士夫間罕

傳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
部夫人崔氏語其仁輒流涕武之
長兄也兄弟皆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
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為尚書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宴飲
談咲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暑月臨水以
荷為盃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箭刺之不盡則重飲
蒸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
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
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李少

師固言性猶急為士夫所非靖安少師事具國史

陞相文昌性介狹燕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召李太師遵吉知貢舉勝成未放而入相禮部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跡門生前世未有

劉桂州栖楚為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高貲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法令以凌衣冠纂貧窶為事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為尹一皆窮治至有匿軍中名曰稱百姓者自朔內坊市姦偷宿猾懾氣屏跡余嘗與友生入市市內有一軍人來醉誤

友生驢過旁諸少年噪曰痴男子死曰到敢近衣冠耶人人似頭各有一劉尹慄汗懼不敢為非而與屬吏言曾未傷氣不比責一官人常謂府縣僚曰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勿致拘束

晴天美景任恣意遊賞則事之隙以琴書為娛自造琴李司徒沂公鎮宣武我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之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故所畜二琴殊絕所謂響韻聲者也性不喜俗間音聲唯二龍妓回秀奴七八皆聰慧善琴兼箏與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與部員外郎約沂公之子也以近屬掌相予而雅度玄機蕭灑沖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乘道酒德詩調琴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盛融便過一

曰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汀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逸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倦外賓与璀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處相接慕先君家行及詩韻率分最深伯父高陵府君夫人葬見每聞長屬說其風格容儀真神仙也又傳聞汗公徐夫人雖生三子中年於徐夫人琴瑟小乖及兵部在母之後情好加重夫人情性益善於初既得君於諸子之中寶愛顯揚天倅祿付与逆子一不問數惟給奉徐氏元氏二嫡姨事之禮厚元氏夫人有操行祭酒汗公既為傳此不復書君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請招隱寺

標致一日庶人邀於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誇招隱寺非遊宴細宿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綠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綠物裹膩膚浣鹿捨衆音樂雜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群父大廳也庶人天性惟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後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熾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陝州硤石縣東渡渠水清流甸曰忘蒸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庫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詩云御陂無閒租韋賢不到徐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臣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律體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輟巨源年老頭數搔人言吟詩多致得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
曰吾從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此一皆
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雖
猪魚蒜遂着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於達
皆此類

沈吏部傳師性不流不矯待物以和觀察三方皆
甯之地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
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望貧羸二子継業甚致
時名又以見薦施不安公先人禮部員外郎既濟撰
建中實録體裁精高雖宗朝業范未能過自此之
後無有比者公継世為史官及出鎮湖南江西奉詔
在鎮修憲宗實録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閭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
日悦暢敦儒嘗歛衣受杖嘗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
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公
名問已光又在班列往往嘗容至門值公方受杖責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府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
不避公於街中杖殺之及因對數憲宗正色詰公專
取則之比臣初受陛下奬擢乃輕陛下与法不獨侮臣
杖無禮之又不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
只決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
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因話錄卷二

因話錄卷三

商部

韓文公与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艱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是黎酒楊公余廬主李公皆以高文為諸生所宗而韓橋皇甫李公皆以接引後學為務楊公尤深於獎善偶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為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来李封州甘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数公甘出於李相公武都公門下時以為浮人惜其命運埋厄不得在掄鑒之地又元和已来詞翰無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公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

司業藉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
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儀射起向少傳居易兄弟張舍
人仲素為場中詞賦之最言程試者宗此三人伯仲
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最多者蘇少常景澈弟尚
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標雅範為後來所重少卿
登第与堂兄特益時亦士林之選
廣平程子齋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慕三卷韓
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於主司曰程昔範來合
在諸生之下當時下第
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汴原軍李太師逢吉在
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左拾遺竟困李公之累瑾死而
沒其立身貞苦能清節樂善士多附之惜其位不至

耳與堂習李信州虞相
英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書証河中人太傳天水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
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
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閭州里榮之余宗姻權應進士
時著鄉籍一篇大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因鄉
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曩祖父世掌綸誥權昆弟五
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盡少傳弘宣盧尚書簡辭弘
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甥敬氏先世本
出自河東人物名望皆謂為盛檣舊鄉籍載之楊僕
射於陵在考功時与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翊漵
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坐時人謂之楊家上

不門生代有姑之婿与姪之女婿謂之工不同門義況此也

李相公石是庚尚書承宣門生不数年李任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庚尚衣緋人謂李特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國式都公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中薛庠表都時謂之玉筍

元和中柳、刑書汲生多師倣就中尤長于章奏為時所寶湖湘已南童穉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已來柳尚書公權又以楷謹強識工書不雅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尚書與族孫璟剛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已来矣世以文學居清列舍人又在名場淹歷双擢第首冠

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名流大僚多以誠明待物

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名流二公方知舉

不妄然諾士益附之紀綱刑部郎中紇干公崔相國問成三年余忝判第考官刑部郎中紇干公崔相國通籍勅頭係河南穀先於雁門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為考官之前倅居於相國故第六於此廳見門生喬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繼鼎朝序鄙人寒薄晚方西又歷工部侍郎制南海梁瞻封雁門公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臨薨却進使奮僚作表皆不如意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苟向人間謹却

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晉以貢元中作鑄劍戟
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海鏡清方
隅底平驅域中晝偃力牆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
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
作相竟立殊勳為章武佐命其辭駘氣弭浮無異
曰之事乎

進士李溟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樂府多麗
意花草鋒鍔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何以立
相命之優劣矣

相國令狐楚自河陽徵入受圖御暴風有禪將飼官
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弁時魏篆通以檄
校常侍代鎮三城神將當還緣馬死惶帥之責以狀
請一字之押公援筆判曰廄焚魯國先師唯恐傷人
屋倒閭鄉常侍豈宜問馬

新野庾侍貞元初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
中物價翔貴致口腹亦庾常於公堂輟己饌以餉其
姊始言而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譏笑後知之咸
嘉歎侍生簡傲

裴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幼家青齊
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持左親婦洛与其弟自幷
肩輿晨暮奔迫兩肩皆瘡奏於氏僕射元公之女也
婦道克備第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斥藏中物雖妻
之貴玩悉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
嗜鑰付家人曰苟待二十九郎償博物勿使別為償

息為忘人所陷誤此弟感其意為之綢繆有堂弟浪跡好吹嘘策收許昌軍僅免還古使使名之自污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竟剛躁自矜劉司徒玄佐鎮汴州匪懈人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素捧之禮於令令辭不敢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教匪將遣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為相其母月織綃一疋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交階下退私語玄佐嘉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何安為因喻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時鄉里姻黨以地近多校之司從不欲以私擢居將校之列又難置於賤職例假緋衫銀魚外示榮之實屢教況其類漸衆久之有敭格訴于公者其一聯云漫盈子落地爰作赤烘羊羔兒作聲盡是沒盖公覽之而笑乃署他職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盖太子文學陸鴻漸名羽其先生現救育之遂以陸為氏及長聰俊多能學賸詞逸詼諧從辟盖東方曼倩之儔与余外祖户曹府君歸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户曹府君歸滄字中庸烈有陳交契深至外祖有戔事狀陸君所譔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閣為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思利余幼年尚記識一復州老僧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盃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

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又有追感陸倕詩至多

崔刑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室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与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為遽追榻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女子不至姻族間之無不媿歎故李夫人婦德克脩治家整肅實賤皆不許時世振粧勲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裴澣為陝府錄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史充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引伯裴錄事坐与之語面約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九三台不至公極怒明晨伯澣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間公名為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淑容故超禮介面約赴燕遂累台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澣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忽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賓僚某左吏也安敢同之汧公曰吾夫通矣請吾子歸所止澣既退汧公遽命駕訪之拜請置在賓席澣之子充為太常寺太祝甚年少時系師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僚以例皆止中考訴于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當出于人本設考課

為獎勤勞則書其繫於官銜若一以官高下為優劣則鄉舍書上下考功鄉舍上中考亟舍中上考中下考其等舍啣杖大鄉笏且慚遑時書上考澣後累遷同州刺史左有能名光至湖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光至湖州刺史

崔相國撰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者因請假往視事旣過向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曰縣尉自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諒請權改名頃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毫者中無隱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柳元公喜張尚書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不馬而拜張止之不從他日張書于元公曰壽郎小僕射之小字也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正甫於公綽注還欲便現於街中騎馬衛公綽此人亦不足与語張聞之拜謝元公為而以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其出者數言之數四元公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洒掃公綽貿妾而使非妓也

范陽盧仲元家於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謙姪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在洛城之東宇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嘗躬耕得金一鋌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累子幼身沒凍餒為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成云慎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弔崔氏之孤訖李氏俠好傳語曰新姑有哀迫

之事須而見姑夫盧詩之既見具述三夫之意盧悉
泣久之曰唯姊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
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客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
千緡市南貨入洛為茬邸孤置田宅並為割分家事既
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於人唯密親有知者盧
君生既孑孑巖清望重器為世名臣陰德之報也
有讀蕭氏集問切曾是誰子孫仅有後名余應之曰
梁高祖武皇帝父諱順之齊書有傳武帝受禪追尊
文帝二第三子恢封鄱陽王薨謚忠烈妹生貞懿皇后
循二生唐太子太保造二生武衛大將軍夙二生雅州
都督善義二生左衛錄事參軍元恭二生容縣主簿
昊二生揚府功曹諱穎士字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二
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切曾之風時
裴延齡為户部尚書時恩幸佞乃張濟不協金部惡
延齡之為人棄官歸廬山以山水自娛識者甚高之
終於檢校右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無後唯次
子東泚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縣切
曾以其子妻門人柳君諱潛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
也韓文公少時嘗受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為國子
祭酒造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猶
謝唯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
可主家今日主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霞留百緡
以極之或傳功曾為李林甫薄之蕭遘作代櫻桃詩以刺此善不乃者而
林甫所名時在禪制中謁見

誣也切雷孝愛著于士林李吏部華称其冒難葬親
豈有越禮之事此事且不若蕭公數等皆不為余嘗閱
外族長老說林甫聞切雷名欲見之知在艱棘後聞
釋制已畢令切雷伺孝之人尊意請於蕭君而居側
僧舍一見遂許之林甫出中書至寺自以宰輔之尊
意謂切雷便於下馬處趨見切雷仍於門內哭以待
之林甫不得已前弔林甫怒其特才敢与宰相敵礼
竟不問後余見令狐相公綯說正同崔公外祖母
柳夫人亦余族姨即李北海之外孫也柳夫人聰明
強記且浔於其外族可為實錄
余座主隴西公為臺丞奏令孔尚書溫玠相徐公商
為監察御史及孔為中丞隴西公淪恤在外多年除
崇正少卿朝而孔徐二公也時為亞郎每燕時人
以為榮事亦可太息於窪途也

唐尚書持大和六年尉渭南為承旨試進士宮杜
丞相悰時為京兆尹將記親知間等第石公泛
容恙命茶酒語及舉人則語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
竟不敢言而止是年正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
及第無缺落者前後莫比時余偶在坐
權寔子範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泛市求取者
事發笞臀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杖背十
五同列疑其罪罔罪異權對曰前吏而取者名屬在
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稟奉者況嚚禁
軍之勢耶彼受賄于此軍且是知柳豪強可以矜式

後更則挾臺之威恐嚇百姓杖背全命猶為至輕

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失馬臺中三院多張之親友為求馬價同列有或怒或嗾而不署文字者擢獨先署謂衆曰其向不與張君熟且前其在窮喪馬正苗衆祿衆知之際不可使行且一緡何足為輕重若使小生處所不知之人實不從衆署狀

刑部郎中元沛妻劉氏令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云曰直訓夫人既寡居奉云元之教受道籙于茅君先生精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高卧廬山

因話錄卷三

因話錄卷四

角部 角為民九不皆為入此部不在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以虛無為心和煦待物不爭淳節而天格峻大見者褊悋盡去呂侍郎渭楊侍郎憑問湖南皆南北師事潭州大旱祈禱不獲或請邀致先生楊公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敝衣欣然就輦到郡不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茂灌亦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先生不然言笑自若績垂髮而坐蔣乃行齋左右懇祝扶而昇壇天即開霽嘗有村姑持一碧絹扇來奉先生先生對衆便著之在坐者竊笑先生未以

介意楊公嘗迎先生玄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
舟便行侍者以簏籤追及於衡門先生即於門外
輒增着襪若無人在傍楊公自京兆謫臨賀尉使
候先生魚遺銀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
還先生曰報汝阿本無意有啟陽平者
行業甚高又兄事蔣君於田君隣于入室啟陽曾一
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心台既寤潛告人曰先生
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君蛻去蔣繼之歐陽六逝
桐柏山陳豪言徐霊府
鄉山劉混汴蔣之門人
而馮在歐陽之列同自
幼入道科法清嚴令為南嶽
首冠

道士閻天活者安南人
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
其嬰猿見在桑之交枝
活為名及長聰惠簡率
供奉道士朝野歸嚮
江南多名僧貢元、和
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
乃於舟中抒思作古體
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
因語晝曰師幾失聲名何
先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
道士閻天活者安南人居瀕海、溢家人悉蠻去避
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浮舉族追念洎水退而歸
其嬰猿見在桑之交枝無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
活為名及長聰惠簡率真氣山充自元和至大和為
供奉道士朝野歸嚮以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
江南多名僧貢元、和間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詩常謁常蘊仍恐詩體不合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十數篇為賢常公全不稱賞
乃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為賢常公吟諷久如歎味
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常公吟諷久如歎味
因語晝曰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而已見投而浪萍
先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服其鑒嗣之

精

元和已來京城諸僧又道士尤多大德之號偶因勢
進則得補署遂以為頭銜各因所業談論取本教所
業以符大德之目此猶近于理至有號文章大德者
夫文章之雜豈為緇徒設耶詡亦甚矣有似昔歲憑
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
書生策驢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此
科亦豈可應取歸欺龍俗皆此類也
昔北齊封楊休之為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
我為王使林遠及陶隱居之流尚必為休之取矣
有文淋僧者必為聚論談說假記經論所言無非溪識
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教扇扶樹愚夫治婦樂聞
其說競請填咽李舍膳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effaced其
聲調以為歌曲其眩惑易誘釋徒尚知真理及文義
猶精点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繫功德使不惧臺
者南縣不以士流好窺其所為視衣冠過於仇讐而
淋僧最甚前後杖背流在瀼邊地者數矣
元和中僧鑒虛本為不知肉味作僧素無道行及有
罪伏誅後人遂作鑒虛煮肉法大行於世不妨他僧
為之置於鑒虛耳点猶手命論稽燕公革華傳稽歸
文公老牛歌稽白樂天佛骨詩稽鄭司徒皆後人所
誣也故其辭多鄙淺
盧子巖說早年隨其親懿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
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跡猶在後為佛

舍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亮範姓劉雖為
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為劉孔經顏魯公韓晉公劉
忠州繇監寧獨孤常州皆与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
十人年八十猶精強僧行不虧唯頗嗜酒飲亦未嘗
及亂學徒有携壺盃者欣然而受之每進三數盃則
講說興銳所居有小園自植茶為麁而損人勸以垣
籬君徵其遺事僧欵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鄰無
前輩之風因出一軸繚兵部与師書傾寒暄之儀極
甲敘其略曰某偶忝名官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
塵宿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侍座下攸閒微言
未知何時漫遂此事忽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擊想
而已和尚薄於滋味深於酒德而食僅同嬰兒所飲
或如少壯常總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至懷憂悉
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門人姓名狀上和尚法
座前不言官位當時嗜學事師可謂至矣又云有唐
宿僧摠持庶範之友也為人清苦一生未曾干人唯
自鑿山種田數畝給衣食或遇豐歲多參傍有滯
穗度知其主沈不收者拾之以施若可惜者則來而
積之召主以付不至則置於路口其獨行如此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將譚可則因防邊為吐蕃所掠
初到蕃中人未審知憲宗棄天下日夜惧王師復河
湟不安寢食可則既為械繫之置地牢中絕其飲食
考問累日可則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之信其
傍有知書者可則因略記遺詔示之乃信焉蕃法刻
木為印每有急事則使人馳馬赴貴府牙帳日行數
百里使者上馬如飛鞭為馬使報得可則審憲皇崩
問之狀先是蕃中每浮華人其無所能者便充所在
役使輒黥其面粗有文武藝者則涅其臂以候蕃貴
之命浮華人補為吏者則呼為舍人可則以曉文字
將以為知漢書舍人可則不願其舊舍人有姓崔者
本華人可則嘗于靈武相識其人大為蕃帥所信為
言之得免可則前後救逃歸輒為候者所浮蕃帥雖
不殺以皮鞭榜之凡數百竟得脫在蕃六年及歸語
關自陳勅付神策軍前驅使未及進用為軍中沙汰
因配在浙東山浮散將而已竟無官閑成四年余于
越中過之見其步履不快云於蕃中乏時凍損足視
其臂一字尚存譯云天子家臣可則亦細言河湟可
復之狀聽其語猶微染戎音

諧戲附

玄宗問黃旛綽是勿兒浮人(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
得人憐(時貴妃寵極宮中号祿山為子肅宗亦又常登苑北
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
得知將遣使問之旛綽曰是年滿令史(言倪首久之)問曰你何

以知對曰一轉入流矣上笑而止上又与諸王曾食
寧王對御坐歠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
喉噴绰曰此非錯喉是歠噴绰優人假戲謔警悟時主解紛故禍之事甚衆真消禍之雄
周愍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見一
驢極肥季安指示愍曰此物大王世充應聲荅曰總
是小豆建德李尚書與性嚴毅不好戲咲時愍知江
西鹽鉄為汲事將至李戒汲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
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愍至數燕李公寒温外
不与之言周旦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愍不預焉李
公有故人子弟来投落拓不事李公通問舊別警及
家童有技者悉云賣郝李責曰郎君未
官家貧産業逆賣何至書籍古畫破除惆悵久之復
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復在否其人慙惧不
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愍忽言曰此尚書大毛李公愍
却先拒其談謔之事遂問曰尚書何毛愍曰已遭光
典竄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与忽之言大開自此更
不拒周一日汲洪之屬邑民産一子有三首李公覽
狀惡之久不懌愍曰苗待長大令試噤頭
李紓侍郎好諧謔又服用華鮮嘗朝迴以同列人坊
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
負者顧而言曰八錢買得大漫作威風紓乘採異語
使僕者誘之至家為設酒饌徐問八錢之義負者荅
曰只是衣短尤耳同列以為破的紓甚慙（不人呼舉不正故云短也）
京兆龐尹及第後逆事李壽春有江淮奏人姓嚴見登

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道賃舟馬食就謁時郡中
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詰門投刺稱從姪龐
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前致曲盡命對
舉七箭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
問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撫掌大笑曰君誤矣
嚴自名嚴頴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泛
容而去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廉察陝郊
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于中堂吊訖未語
及他事陝當兩京路實客謁無時門外忽有投刺者
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容
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頻眉
頃之自不可忍欷乎言曰此是李趨兒僕射久之方
悟而大笑

盧尚書弘宣與姨弟盧虔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虔州
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遐將蜀
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何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
曰我拜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虔州為辭之皆大笑

有人說李襄建節晉州表弟武恭性誕妄又稽好道
及蓄古物遇襄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襆子与襄
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頴尚書功業一似
西平襄以書謝後聞知恭性生日箱擎一破膩脂幔頭
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浮仙時
幔頭頴兄得道一如洪崖先生寔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

德宗拾遺録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嘗過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遇物舁敗牘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盛送之歲曰承徵古物今奉李斯狗加相如牘鼻此頗与褒恭相類耳

徵訓視事際有婦人姓陳(翁二字言其大父也)牒論田產稱阿翁阿翁(下阿翁)在日坐客笑之因嫉其類余嘗目覩者王屋有梓人女阿家京中有阿輔洪州有阿姑蜀中有阿母洛中有阿柏阿郎皆因其姓亦堪笑也

右卷首田良逸蔣含弘事內自叙汝阿句下據太平廣記有云二接下應是遺脫今錄出補入

郎歸勿憂也未幾量移杭州長史未嘗干人二至亦不逆性不多記人官位姓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温刺衢州因来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入下牀拜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温泫然降階回亦不止其真朴如此母為喜王孝尼二宗皆呼先生為師常日員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廢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居晨趨見一虎在田媼門外交以告媼曰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器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類兄事于田號為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後居九真

觀曾命弟子至縣市齋物未及期還語其故云於山口見一巨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庶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為耶符（以上補入阿字下本字上）

尚書東南隅道衢有小橋相承目為物項橋言侍御史殿中次次者在此必物項而望南宮也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蔭百廣相傳夜潔聞絲竹之聲者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為水聲去

厩言其清且冷也

尚書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部官交直時吏人賫之於聲以相授頗覺為煩楊慶州褒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櫃加鑰以貯之人以為便至今不改

櫃初州我時為吏部郎中大書其上厩作考詞狀皆有千有萬思俊不禁考上下

秘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窠賀監草書郎餘令
孟鳳相傳猶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秘書郎狹猱
中一窠一眼時又謂之五絕又著之東郡古城衙蒸
藏推毀其大廳通校正院門緣御史寒廟破敗書侵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條曰侍御史梁暉為端公
見宰相及臺長則曰其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見
臺長則曰知雜他官高秩無之其侍御猶不改此宰相則曰知雜其姓某官某院非知雜者俗猶
敬瑞二曰殿院其條曰侍御史梁暉為侍御
次知雜端則曰其姓殿中殿新人知右巡已
右巡號已雜端則曰其姓殿中殿新人知右巡已
巡使所主彈劾及違忤上則又入推

蓋為勞逸其職自知高下其中間則入清閑故臺中諺曰免巡未
推只得御廚廳看廚蓋小山水甚工云
是亦道其真跡三曰蓼院其條曰監察御史裏暉
曰侍御風憲掌糾及彈長則通曰三院侍御知主簿繼
其行止事每公晏食會雜事不至則無檢轄唯相揖
而已據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端在前揖主簿在
北揖兩院則分坐雜壇之筋皆絕譯笑偵罪則主簿
特奏奏牒曰請舉事於是臺院白雜端曰舉事訖上臺
院長官雜端小侍御史舉殿中舉
院評定謂之決堂惡免罰矣凡見黃卷罰直遇赦悉

免座長到諸院凡官吏所罷
至美而月滿殿中推鞫之時
史便領推也多不顧為以此
厭譴之辭每出入行步侍御
拄外有時殿中入柱裡則喝
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廳
端笏端有罰殿中有免過正
權知謂之巡臺官有親
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凡此
成放事院長每上堂了各
服靴以俟院長立定院長方
院門揖殿中又序行各
食凡數揖大抵揖者古之
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
往自棄菲他官執事亦誤作
朝序行各待遍院復息則
長在廳院內御史欲注他院
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
御史初上後過禮端上堂則舉三德九失儀意緣是新
人欲作詞出未過禮端上堂其犯舊條並不罰
諸人皆會話于都廳亦白
昌初點察御史鄭路所薦
松也刑察廳謂之魔廳寢於此多魔兵察常主院中
茶飞必市蜀之佳者貯於
缄啓故謂之茶瓶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
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則監

察使監察使同僚之列也謂之院長臺中敬長三院皆有長察院風采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長院長辭疾不見則不得及上矣諸家御史臺紀多載當時御史事跡（歐笑之言故事其署堂中有儀注近漸遺闕雖有牒返亦但一時要節自此轉恐磨滅矣因与親友話及此並粗錄之）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之下裴尚書休為諫議大夫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對曰若恠即畏向下看衆皆大笑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耶曰利之曰何以後世人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莫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大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鬻文字以笙道欺詷時俗之敝后稷播百穀安知後世有權酤閉糴奇嬴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之侈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之濫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統制津壖塹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衘媒而求篤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採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類滋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耶其由聖人啓之耶其後世為治者引而熾之耶嗚呼馬肝之說余不忍言所可歎者伊周初以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國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已降行漏天之心援此為法尤可悲也桀紂幽厲身遭弒放常与萬世之君沈為龜鏡則伊周一時公忠反誤

後亂臣賊子緊紂幽厲一時滅亡而有益萬世明君矣善
為政者有才必用之必當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則不任故
使人無棄無濫天下無一人歎不遇而懷過望之事者矣
閻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傳曰又其使人也器之臧倫
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班固稱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
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
之君國相列聖皆親庶政用才使器著在史籍者多矣
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視猶于小官小吏一賞一罰重慎如
此況輔弼之臣豈得容易苟且哉荷泰入寇謝安石用其
兄子玄為帥以拒之都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曰安遠
衆舉親明也玄名不負奔才也人皆以為不然超曰吾
嘗與玄共府見其使才雖屬腹閒亦得其任是以知之
玄果立功于淮肥破苻秦百萬之衆都嘉賓之言亦可
謂至公矣今之人徒私于所親無安石之明徒憎所不善
無嘉賓之論可悲矣李林甫好邪陰賊妒賢嫉能至
於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有名之士
多被搆害而守尋常仕進者各獲其分至今人以右
丞坤之而不名也其非在下有感之者乎嚴晉公節
制三吳多歷年所取賓佐僚屬隨其所長無不得人
嘗有故賓子弟投之與語更無能解石之與談而觀
之端坐畢席不旁視不與北客交言數日署以隨軍
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謐察吏卒

之徒無敢濫出入者竟蔭其力裴光濛泊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給郎優厚從容款在其第無所不為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与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害眼宰相權公者不妨即浔某次不可其執守如此嗚呼工不慎名器是以嬰狡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濫訛弊流蕩可憂不知誰之咎也 已上二章偶曾論及生有相知者因附于此

王并州播自河南尹鈐右梁相除目纔到小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邊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為話柄故事少尹与大尹遊宴礼隔雖除官亦須候正劾也

有人撰集性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書符不見國史殊不知葉靜能中宗朝嘗妖妄伏法玄宗有道術者乃棄法著也談話之誤差尚可若著于文字其誤甚矣

有人撿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真是翻字太辟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

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集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大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今人往往說舊事云準皇太子教不知皇太子合稱令稱教乃王公已下此皆不知根本之誤也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畢也今之人或以東讓客非礼也蓋緣見所在地

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為一方一境之
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為故君適其臣升自
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云明饗君非禮也今之方鎮刺
史入本部于令長以下禮絕賓主猶近君臣至於藩鎮
經管內支郡則俱是古南面之尊自諸侯但以使職監臨如堂
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謁享則異君臣而用古天子升
阼階之儀睹于礼經遂同僚擬是不講貫所致又小人
姑息詭謬相仍亦可嗟且歎也 近見惠補闕寬引礼記鄉飲酒義言東方仁二者主人之位也西方
義二者賓之位也此理未至當矣
古者三公開閤都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所以世之書題
有閤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与宰相大僚書
往往呼執事言閣下之小劉子亦為史官与監修宰相書
呼足下韓文公与使主張僕射書呼執事即其例也其記
室本繫王侯賓佐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斥其左右之
人尊卑皆可通用侍者亦廣盡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及
幾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
亦謂上下無別矣其執事纔施于奉人侍者止行于釋子
而已今又布衣相呼蓋曰閣下雖出于浮薄相戲亦是
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疎遠甲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懲
恠夫閣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乃僭其可
行耶宗從叔諸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 近見房州刺史李使君坚及所書資暇錄亦与此說相符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唯
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
來不違時齎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

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後人
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成
都嚴真觀有一石俗呼為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當之
寶曆中余下第還家於京洛途中逢宦者通夫舁張寓榻
先在東都禁中令准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
詩往往有用張騫槎者相襲誤謬久矣縱出禊書亦不足據
高宗朝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
故御史臺呼為南臺 南朝同此也
武后朝御史臺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不謂之左臺右臺
則憲府未嘗有東西臺之稱唯俗間呼在京為西臺東都
為東臺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後人不名者呼為西臺又不
知出何故事豈以其名正栖字邃呼之耶又呼杜門下黃裳
為杜黃門官號改之久矣後人亦當以名者黃字邃呼耳余
歷祠部郎中司舍多以祠曹見目余因質之曰祠部改後唯
有職祠司禮二郎若祠曹之名當以後漢陳寵薛司徒府
轉為辭曹掌天下祀獄其平決無不厭服又音朝荊州人
為羊祜諱嶽名改戶曹為祠曹故誤呼耳
俗間山蹊本叙時序朔望以表遠慰之懷竹合於情理至有
叙經齋七日者此出於釋教其事不可不信亦不可明言孝
子仁人但以此修追福之儀可也不合形於書疏哀誠固無
時墾忘此日不為飯僧受弔可也
余幼曾居山多疾親友授命受道籙師之戒約不得入神祠
食神飯受巫覡之餉惟公事家祭則聽依禮及長遊宦托
此有不可不為者或有一皆禁絕既妨於事且為不知者

所嗟余則臨事酌之所謂祠者若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古之
聖帝明王所在先賢有益于人有禆于教者安得鬼神待
之且居士人之位奉公之事自當致敬安得輒廢若妖神
淫祀無名而設苟有職者固當遠之雖嶽海鎮瀆名山大
川帝王先賢不當所立之處不在典籍則淫祀也苟獎則淫祀也當斧之火之以示愚
俗又何詔而祀之哉神飲在禮宜拜受其他則以巫覡之餉可
揮而去也為吏宜鑒之
有退朝語其友生見衲衣道人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在
褐之夫何也吾不其賢愚且謂其臭友生應曰毳褐之臭外
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踵而趍公處其間曾
不嫌恥反譏余与山野有道之士進南朝高人以蛙鳴及蔬菜
勝鼓吹吾視毳褐愈於今之朱紫遠矣

下輩不通義理者使之僞文字深誤者同一本若寔字仕官
臣妾之臣多作宮職官合著官吕也榮字榮水在滎陽
合著水也多作榮榮桐合著木或多誤作樊
樊合著火髮鬚髮多著須鬢髮合著多著賓鬢髮合著又偏傍只較一點一畫而義全不通
若樟樟船樟梓也才性木掉掉尾搖才性木楊楊柳楊州才性木棒棒棒字
棒棒杖木才性木傳經傳師傳及人姓有點無點沐沐浴有點者音述
也沐古沐陽縣氏無点者姓氏氏弥氏縣字惟悵上思惟不悶悵並悲心
錫鉛錫之錫無旁錫毛詩錢錫左傳錫賚字有横畫音楊錫錫
盡音先荣反錫場場字音易若此者衆矣論文字者勿
以為小事而不留意也
武宗皇帝廟諡睿改兩火相重其偏傍言談字已改為譚
姓改為潘其嗷字俗多不定舊或書餤餤音譚爾雅訓進
本非飯食名世重餅嗷虎人以意相傳又下俚凡飤食物偏
傍盡從食又啗字聲不同索前史及諸家并佛經多作口邊

敢其音与著两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韻噉字是正也著两火
俗也並徒敢反正合作噉不疑矣嗢馬即合用嗢字音徒濫反
以義言之以物自食謂之噉以物餧人謂之嗢又案漢書高紀
云酈食其陸賈往說將嗢以利韻監注曰嗢者本為食嗢耳
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嗢食良則改變為徒濫反今以利誘之
取食為辭也韻監謀嗢字雖未分明亦無口傍兩火之說則足
明是俗相傳而後人為姓亦因俗耳並日書餅噉字至有食邊
口邊作啗及口邊作啖者率意而為其誤甚矣切韻是尋常
文書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

因話錄卷五

因話錄卷六

羽部 羽為物几積集不盡其事者皆屬此部

南人長林中大樹謂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則必神怒致禍
有人乃斧他人之樅為主所訴官捕而鞭之當以盜
論其家貲田以賂獄吏釋衣以脩囚粮卒不免苦背
皆被瘡而歸此乃避禍而速禍也
又有里人為隣巫所惑云當有災宜謝神乃殺家犢
釀酒聲鼓以祀時官禁屠牛私釀法甚峻又當國忌
不合動樂併犯三罪為吏所擒家長隣保皆抵罪連
及數十人此乃攘災適所以致災也其愚如此
洪州優胡曹資者長近八尺知書而多伎凡諸諧戲
由盡其能又善為水嬉登百尺牆不解衣投身而下

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於水上雜而淳令人以囊盛之繫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繫至于或出或沒變易千狀見者目駭神竦莫能測其恐有他術致之不爾

真輕生也

軍中有透劍門伎大燕日宴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敘)刃為檣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不鞭而進璆為節動之聲既遠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為之所獲賞必千三數足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將怨恨訴於(爾)管大將浮湲以名入至呈伎之際極為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于丹下有士子驚產於外得錢數百緡惧川途之難賚也祈

所知納于公藏而持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寘之衣囊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鄭此中大有好物盜在側五聞之其夜殺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開無獲投諸於水為吏捕得具狀上之極機之發豈容易哉此所謂不密而致害也

進士鄭翼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有鄰人教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電而發洪水數家皆隔溺無遺唯盧氏當中一家無恙

實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學業村學教授雯有道術而人不之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實公寢於榻夜深方覺雯撫公令起曰實秘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

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布隨駕而西
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扇將闔公懼勢不
可進聞一人叱驢蕘棰其後浮疾馳而去顧見一黑
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問倩及陞朝訪浮其姜
提挈累至大官吏中榮達
盧肅容貞白又曰老彭有道術蕘獍知人元和初宗
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止日之甚久命酒
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
言又族子鍇初舉進士就安邑而屬謁之謂鍇曰爾
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數十年方浮沉以遲晚為恨
登朝亦大得美官鍇至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
終庶子簡辭已下三人親昆弟也弘宣
又簡辭之嫂兄弟皆至二人座擁旄

張雲為汾陽王從事家常有怪台術者問之對以大
禍將至唯休退得免雲不之信又方宴賓席上見血
有巫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冀怨杖之
其後雲言來慶公煩啣之又屢言同列間事每獨候
見多值公方宴罷姬所不令白事必抑門者令通公
謂其以武臣輕忽蓋不平之後因譜公去而任更邀
發怒之以聞竟斃於杜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日
詣卜者問命且以夢告曰余柳姓也昨夢抑樹作地
其不吉乎卜者無吉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
則抑樹作則柳木木者牧也若其牧柳州乎卒如其

言或傳是陳
子諒

李涼公遊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
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于婢一日婢晨至愀然公問
其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
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去且置在此不久即移
入中堂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竊喜俄尓除中書舍人
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都水使者崔倕少年豪俠不拘小節天寶中有方士
過其家崔傾財奉之冀無所希望方士臨去留藥一
丸為別崔殊不之重埋于床下歲餘之亂家人避賊
崔在後未去忽見牀下有菌甚肥鮮因煮而食之祿
以葷味自此體腹輕健至老更無疾病月中視小字
夜食生蔬元和初犹在年九十餘卒蕪州刺史韋公

余之集中亦贈崔都水詩者是也向得靈藥便能忘尓眼之
壬申八月六日雨窓校

崔相國鎮儉仍一條 回話錄第六卷

崔氏易林當作焦氏易林 乾之大畜按今刊本此條當乃坤之大畜
雞漬亂雞字下脫去遭字

長慶中學士白樂天元微之有什之者必云我兄即到
僧自芳牛師尚愚尚智人有章公帶平章事節度武昌
豈柰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薨平章事節度武昌
軍其語仍絕而牛師尚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
將相之位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尚書皐在夏口

李涼公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
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于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
其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
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去且置在此不久即移
入中堂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竊喜俄尒除中書舍人
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都水使者崔倕少年豪俠不拘小節天寶中有方士
過其家崔傾財奉之冀無所希望方士臨去留藥一
丸為別崔殊不之重埋于床下歲餘之亂家人避賊
崔在後未去忽見牀下有菌甚肥鮮因煮而食之祿
以輦味自此體腹輕健至老更無疾病月中視小字
夜食生亂元和初猶在年九十餘卒蕪州刺史韋公

余之
舅祖集中有贈崔都水詩者是也向得靈藥便能
當已輕舉矣其次食而化靈芝不雜輦茹亦應返顏住
世壽不可量蓋玄中但以有壽無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

郎蕪州之堂妹婿也

崔相國羣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
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亂潰獨不遇災及
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也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
僧自号牛師尒愚尒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
豈柰我何未幾而相國章公帶平章事節度武昌
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
將相之位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尚書皐在夏口

就加節度自後漸為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從
刑部尚書除觀察使明年冬牛公實來掌相建節鎮
夏自牛公始也

博陵崔子羽出書一通示余曰劉逸淮在汴時韓弘
為右廂都虞侯王甚為
人取軍情將不利于劉
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數百劉意稍解王甚等左股戰
不能自辨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
寸因以筋漆立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
及啓造其家帖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問卒即
言大使無恙弘素與其熟遂召卧內問之王曰我讀
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
簸箕吸煞遮背因袒視韓都無痍韓藩不好釋氏
由此始與僧注來日自寫十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
在中書盛暑時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尚
之韓乃具道王甚事予職集仙常侍柳公常為予說

已上出李崔公名壽

王智興在徐圻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
婿于家中設饌以賀自于廚中磨刀將就坐割羊脚
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廚扈率相值鋒正中
妻兄心即死所在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
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投于
地三擲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余按廣陵烈士傳曰
劉儁字幼節遷宛朐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為吏民

所親縣時有友人相過主人歡喜為具捕犬因誤中
客三死家見縣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救心應當伏辜僑
曰聞許太子至孝誤不嘗藥史官書救君子曰盡心
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無仇恨但歡
喜為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
以周禮過誤平之耳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幸
主法者拘有常例不聽僑曰界有失理之民皆令之罪也
解印綬去蓋與此事相近而徐州者神為之辯耳
漢州開元寺有菩提像自頂及焰光塑趺都是一段
青石潔膩可愛雕琢極工高數尺會昌毀寺時佛像
多遭摧折刓缺唯此不傷然竟及再立寺僧掘古寶
而置放西廊余亦大德知玄法師西川說事楊仁

賭同謁楊深釋文又好古之士也瞻敬彌日而玄公
精識多聞話其本末云先是邑人得此石異之虔心
鐫刻殆忘寢寢有美女常器食給之其人運思在像
都無邪思久之忽而妄心生女乃不至饑渴既過魚
毒癘而體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謝切至女後
至其前立愈而像即成亦嘗有記錄因毀寺失其傳
為寺今再立矣
元和長慶中兩京閭巷間相見多云合是阿翳及大
和以來文宗欲祟樹外戚而詐稱國舅者數輩竟不
得其真合是之說果有驗矣
余年小在江漢嘗與羣兒戲以竹簟為檣烏翔歸其
上裂紙為旌作戰鬬之象相向云殺俄尔立定又云

再殺不數年懲前除群寇蔡齊二臣猶相次夷滅再
殺之應也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爲理編錄爲
詞誹爲舉人露布九年冬試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太和初王涯爲荊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
而斃殭卧塞途是歲涯率此近馬禍也
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与第臨時
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容舊相知舉曰萬方欲爲
申屠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入試食物魚脩
晨飡請存優息以俟時五更後怯不起就寢呼之不
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輩流多已崇達常有後時之
歎一夕忽夢及第而与帝周方同年當時輩氏先明
舉人無周方之名者蓋祕
大和元年秋移舉洛中
時帝景方居守尚書之族弟也赴舉過陝尚書時廉
察鄭郊詰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
弟各分我名一字名之殊無意也遂更名周方滂聞
之極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陸名而果同年
焉滂謁朝至殿中侍御史前直城觀察大夫董常說
此事大夫即滂之再從弟也子滂又自說應舉時曾
夢看及第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衆解
鳳翔隅偶看本府鄉貢試往往之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
題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
年果登第爲子滂鄭公之子

大中九年沈詢侍郎以中書舍人知舉其登第門生
李郴父叢為萬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會宿部李郎
中嬪時在坐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嬪與賢座主
同年時右李郎中從晦又在座戲嬪曰殊未耳小生
与賢座主同年如何謂郴州李侍郎也衆皆以為異
是日數公皆諳賓客馮尚書審則又柳公座主楊相
國之同年也舉主嗟嘆
侍讀諫議鄭漳說河南孔尹溫裕以補闕諫党項事
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温業報云憲府欲取
作侍御史曰望勅下忽又浮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
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于庭直若語狀狺雜乘且祝
云願早得官鵲既飛去隆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
幾却除此官鄭又自說早承相國武都公知獎當時
為大理司直常歎滯淹會張慕歎除太常博士李公
云鄭司直久屈必請舉自代旋遇蕭儆服闋且要与
官諸座遂以蕭為博士前此有大雲寺僧寶銳者知
人休咎因問之銳曰司直朝官終得且合為數政伸
府官如何便得既而以侍御史歷佐河陽浙西淮南
累至檢校郎中方除比部員外郎銳聞說事亦不常
中此又極驗者以陰陽要顯前定之事耳
王蒙者与趙門下憬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趙公入
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謁公見極喜給邮甚厚將
擢為御史時憲條數至少德宗甚難于除授而趙公
秉政其言多行蒙必可以坐待綉衣之拜矣一日偶

諸慈恩寺僧[illegible]盃者忘其名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
君[illegible]色殊未見喜色此後若[illegible]年當得一邊上御史
矣蒙大咲而歸數日宰臣對趙公來間奏曰御史府
缺人甚多就中監察尤為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
宗曰非未欲補其闕員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
料卿秪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趙
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
人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未以聞薦二人
其一即蒙也上曰早將狀來公既出逢裴延[illegible]時以
度支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公[illegible]
之對延齡慢罵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請得行吾既見
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
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
趙憬身為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不為人
所稱說憬何由身知之必私也後至陛下即詰其所
自即知矣他日上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
是故人一与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
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趙
公薨于相位後數年遼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
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皆生一贅如息肉欲
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
外牧自吳中赴職饌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生者
善醫眼來為白府主崔相國鉉致之楊君許諾後數
日得書云穆生性粗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

審勝穆甚遠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
能安神不挽獨斷于中則必効矣崔公曰如約雖妻
子必不使知譚簡曰須用丸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
之若其日果皆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
日間忽陰雨作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九大開霽問
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飲雖至少亦可引滿譚生又
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唯語大將中善醫者沈
師蒙師蒙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于使宅北樓唯師
蒙与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
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
耳又覺似校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動刀聲白公曰此
地猶暗請移往中庭蒙与小豎扶公而至於庭生既

定詣御禹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
絳綿拭瘡處無傳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以
所贊肉呈之大如小指堅如乾筋遂命校之江中方
遣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深書
云自縈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瘡愈神思方安後數日
而徵詔至金陵嗟夫向若揚君不過譚生不為公心
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遷延歸期是切即嶽其日疾位
當廢矣安得秉鈞入輔為帝股肱此數事足驗玄助
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遊又何命之太薄也

右因話錄六卷共五十葉元本舊藏秦景陽手抄
字樣古勁纔題數齋漫錄二字於藏書室也戊
戌夏從友人黃丕烈蒼假得姪仁祖為余錄成
兩加校讀庶無脫誤時七月十七日讀畢洞庭葉